

中医心理学讲座

叶锦先 主编



福建中医学院科研处中医心理学研究室
福建中医学院干部疗养院

R 2-a
6

中医心理学讲座

叶锦先 主编



福建省委干部疗养院

福建中医学院科研处中医心理学研究室

中医心理学讲座

主编：叶锦先

讲座撰写：叶锦先 施毅 陈少强

附篇撰写：刘江生 宋志恒 林越汉 林榕发

陈重艺 张福泰 赵新 刘福英

林孝正 黄玉良 杨敏 吴秀玲

郑学龙 林信舒 方金榜 柯联才

俞昌德 赖任南 叶锦先

福建干部疗养院
福建中医学院科研处中医心理学研究室

1986. 7. 1.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医学心理学和有关最新知识而撰写十三讲，介绍了中医心理学概念、源流、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七情学说、体质——人格学说、心理诊断、治疗、测验、咨询，特别对心理医护和心理卫生的内容结合实际分述三讲，包括中青年、妇幼和老年人心理卫生。

附篇部分选载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十一篇，内容涉及康复与心理、小儿变蒸学说、信息疗法、心理系统结构、诊病心理活动、医者神态、以情胜情等内容探讨。还对科研者气质类型、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古代医案等摘载，对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均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康复与心理”的论述很适宜各类疗养院医护和病员借鉴。

近年来我们运用上述内容，在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中取得较好效果。本书适用于中医大专院校师生、中医院临床医师、科技工作者，各类疗养院医护工作者、病员和热爱中医心理学的读者皆可参阅。

编著者：陈子善主编
宝庆形学与中医临床学研究会

前　　言

中医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中医学分支学科，在八十年代初期才明确提出来的，《福建中医药》杂志领先开辟“中医心理学”专栏，本省最先成立“中医心理学研究会”并举办两次学术讨论会，我院于一九八五年最早成立“中医心理学研究室”也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撰写讲稿，取得点滴经验。在本月中旬将“心理卫生”的三讲内容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委托举办的首次中医心理学讲习班上讲授。

为了搞好教学和科研，在全国“中医心理学讲义”尚未出版之前，手边又无完整的有关讲稿，应当前教学急需，于是组织编写，为了不与全国讲义重名，特以《中医心理学讲座》命名，内容除十三讲之外，还编入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医案选注。因限篇幅，多用摘要形式，仅作抛砖引玉而已。

本《讲座》在编写印刷过程得到省干部疗养院倪云山院长、黄亦武书记等领导大力支持；省中医学会黄春源会长、王宜万秘书长和兄弟省知名同道：王米渠、朱文锋、王克勤、张六通、尤焕文、马有度、王朝勋，何清平等同志关心和帮助；省外专家：陈泽霖、孟宪益、孟仲法、王翘楚、黄宣能、任允锋、杨连生等指教；福州市中医学会徐华佗会长、福州市人民医院孙坦村院长借出有关资料和指导；本院院长俞长荣教授题书名，盛国荣教授、张安桢副院长在百忙中指教，在此一并致以由衷感谢。

值逢炎夏，由于利用暑期编写时间匆促，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同道斧正。

叶锦先

丙辰年荔月于榕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com

中医心理学讲座

目 录

第一讲： 中医心理学的概念和源流	(1)
第二讲： 中医心理学与相关学科	(20)
第三讲： 中医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30)
第四讲： 中医七情学说	(44)
第五讲： 中医体质——人格学说	(57)
第六讲： 心理诊断	(74)
第七讲： 心理测验	(83)
第八讲： 心理治疗	(99)
第九讲： 心理咨询	(112)
第十讲： 心医医护	(122)
第十一讲： 心理卫生概述及中青年心理卫生	(140)
第十二讲： 妇幼心理卫生	(152)
第十三讲： 老年人心理卫生	(164)

附 篇

试论康复与心理	(176)
试探中医“以情胜情”	(181)
变蒸学说与小儿心理	(185)
中医心理治疗是一种信息疗法	(192)
中医“心理系统”结构初探	(197)
医者神态和医德是治病首要因素	(201)
中医诊病的心理活动	(204)
临证中如何发挥良好的中医心理作用	(209)
选择中医科研人员的问卷设计与初步调查	(212)
试论中医科研工作者的气质类型	(213)
撰写学术论文的点滴体会	(214)
中医心理治疗古代医案选	(215)
附：主要参考资料	(229)
(141)	(230)
(142)	(231)
(143)	(232)

第一讲 中医学概念和源流

第一节 中医心理学定义、性质和任务

一、定义：中医心理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吸取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现代有关学科的知识，来研究祖国医学中有关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并运用其理论在病因、病机、“四诊”、辨证、治疗和养生等方面探讨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二、性质：中医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我国特色的既古老又崭新的科学，是中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而成的边缘学科，也属于这两门的分支学科；它将成为中医学中一门较强实用性、工具性的学科；以防治疾病为主，故属于自然科学的性质，由于它对中医人才心理品质等有研究，也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的一面。

三、任务：中医心理学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有关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容，运用“天人相应”、“形神合一”、“心主神明”等基本理论和中医学的“七情学说”、“体质—人格学说”等学说，来探讨心理活动在临床中的运动规律，并研究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作用机理，进一步研究人以功能性疾病为重点的各种病因、辨证、防治疾病等一整套有效方法，为提高医疗质量，战胜疾病，保障人民身心健康而努力。

第二节 中医心理学源流概述

中医心理学源远流长，以其心理思想发展过程，大致概括为五个时期。即：中医心理思想萌芽时期（远古至西周），中

医心理思想初创时期（春秋至三国），中医心理思想发展时期（晋至元），中医心理思想延续时期（明朝至公元1980年），中医心理学创立时期（1981年起）。

一、中医心理思想萌芽时期

远古～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前）

古代的医学心理思想是在人类不断地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而逐渐产生的，《内经》就记载着“远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历史上有关于“有巢氏”“燧人氏”的传说，在那洞穴群居，钻木取火的远古，针药知识还很少，其主要治病方式是心理治疗，故《内经·移精变气论》有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这个记载已包含了巫医的产生，以后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夏商奴隶制度的建立，巫医历经了形成、鼎盛和分化的过程，而早期的医学心理思想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母系氏族公社的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墓葬达二百五十座，有患病后，病人和同伴第一个希望就是邪去病愈。西方医学史称此为“本能的治疗时代”。“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卷七》。孔子对巫医评价并不低。当时的“巫”正是这种知识人的集中体现，在某种仪式下他们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为人治病。现在，从甲骨文字中还可以推测一些古代巫事的程式、人员、语言、行为、目的等，当然有其原始神秘的色彩，但是巫医总以治病为主的。

在巫医鼎盛的奴隶时代，巫的权力很大，上至君王，下至庶民都向他们求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武丁病齿，上帝可赐愈”的卜辞，《管子》也说：“上恃龟筮，好用巫医”《管子·卷一》。巫医之术一般有祈祷和祝由两种，祝由是巫医常

用的方式，祝由科延续了很久，《隋书·卷二十八》载，祝禁博士二人。《唐六典·卷十四》载“咒禁师二人，咒禁二八人，咒禁生十人”。直到元代十一科中有祝由科，明代十三科也有祝由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医药知识的积累，巫医在不断地分化。丹皮尔在《科学史》中说：“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愚顽守旧的巫医是前者，以致堕落。不断进步发展成为以针药为主，以心理治疗为辅助手段的医生是后者。而且他们两者之间的斗争还十分尖锐，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提出了六不治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史记·卷百零五》。这种斗争及其转变过程可以从《内经》中看出，《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指出：“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五脏别论》则尖锐地批评了“拘于鬼神”，“恶于针石”之人，这已抛弃了鬼神致病之说。但同时此书又反复提到“祝由”，“移精变气”等心理治疗。这里可以看出两种治疗方法的交替过程，并确立了针药为主的治疗方式。关于这点《灵枢·贼风篇》中还记述对病因病机认识进步的过程，它说：“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这里说明了所谓鬼神致病是人们由于不知道，或者没有深入了解病因的原故。“先巫”所以能“祝而已”在于对病因的细致体察，巫、医分化后他们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还持续了很久，从汉代的《伤寒论》、明代的《类经》等书都可以看出这点。这里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区分后世名声狼藉之

巫与医学心理思想萌芽时期之巫，不可混为一谈。

二、中医心理思想初创时期

春秋～三国（公元前四七四～二六五年）

随着医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在战国、秦汉间成书的《内经》则是集其大成的系统地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其丰富的心理思想，已形成中医心理学的早期状态。在《易经》、《尚书》、《山海经》、《周礼》、《左传》、《吕氏春秋》等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有关的问题。有时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如儒家孟子提出“性善论”与法家荀子提出的“性恶论”都是企图建立一套自己学说的人格模式假说。另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阐述，如《禁辞·抽思》说：“心郁郁忧思分，独永叹于增伤。”注“哀悲太息，损肺肝也。”提到了心理与疾病的关系。在先秦的著作中，医学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传》。根据陈仲庚的研究，《左传》在“六情”病因，心理病机、心理卫生，劳动鉴定等方面都有所载，这已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一般认为是秦汉之间的抄本，记载秦汉以前的一些医药学成果，较《内经》为早，由于《内经》是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故《五十二病方》产生也可能穿插于早期。全书共283方，祝由仅占15条，可见祝由在当时已是巫医时代心理治疗的余波，药物治疗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这与巫医时代心理疗法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正好相反。它为《内经》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内经》的产生是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我国科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将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地运用

于医学，确定了中医的整体观念，提出了脏象经络学说，阐发了病因病机，制定了诊治大法。总之，它标志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其中也包括中医心理学雏形的形成，并为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内经》是一部一百六十二篇三十六卷的巨著，不是出于一朝一人之手，而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一般认为成书时间上界为战国，下界为汉代。《内经》就是概括了这个时期我国主要科学技术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心理学与中医学关系极其密切，故内经中的心理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而且它已融合于中医学中，形成了中医心理学的雏形。因为其一，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的雏形，这是因为阴阳整体论，形神若一论，心主神明论，脏象五志论等中医心理学基本理论均在此书中大体奠定。其二，七情学说的雏形。《内经》中的“九气”、“五志”都是尔后陈无择定型七情学说的基本依据。其三，对睡梦等心理现象，对个体心身发展的基本观点。对心理过程，对阴阳体质人格学说等一系列问题都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格调。其四，对心理四诊、心理病机、心理治疗，心理卫生等一系列中医心理学的临床应用问题都确立了基本内容。

东汉三国由统一走向分裂，战争接连不断。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张仲景（150~219）愤慨而作《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辨证医学体系。该书关于医学心理学的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他将一些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辨证的重要依据，规定在六经辨证的方法之中。同时，他对一些主要的心身疾病制订了一套理、法、方、药，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

原理，并重视“内所因”为“内伤七情”理论提供依据。实践也证明，在六经辨证中抓住一些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辨证的耳目，进而立方遣药是行之有效的。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对百合病、脏躁、惊悸、睡眠等常见的心身疾病都确立了完整的理、法、方、药的治疗原理。虽然没有过多地谈及中医心理学的理论，但是临床诊治方面有其丰富的医学心理学内容，以《伤寒论》为例，其书共有398条，以心理因素作为病因之一，以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主证之一的条文有40条占10%。条文中涉及到有关心理现象有88条，占22%。《伤寒论》方剂共113方，以心理因素为主要病因之一，或以心身病症为主证之一的方剂有20方，占18%，原文中涉及到有关心理问题有34方，占30%。这说明仲景在确立临床辨证医学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心理因素，重视心身病证。

在东汉三国时，外科专家华佗，也很擅长心理治疗。据《后汉书》记载，治一太守久病，使之“盛怒”吐黑血数升而愈”。同时他也“晓养性之术”创“五禽戏”，提倡“导引”，重视心理卫生。

三、中医心理思想发展时期

晋～元（公元二六五年～一三六八年）

通过西晋的短期统一，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复归于统一，到了唐代呈现出多民族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祖国医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医心理学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从理论上看，在《内经》的基础上对个体心身发展的深入认识，对中医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深入发挥。从实际上来看，主要表现在对心身疾病方面的有进一步的研究，心理病机的深入阐发，心理卫生的继续发展，当

时，孙思邈（581～682）及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个体心身发展理论是临床分科深入发展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当然也随着分科发展而深入地认识个体发展的心身特点。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对各科证候记载较详。分出妇、儿、疮及五官各科，总计1729种病候。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规模更大，有四十卷，1104门，也分为内、外、妇、儿、五官、灸法等科。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列妇孺疾病，亦重视个体心身发展。在年龄分期上比《内经》更细些，尤其是对个体心身发展最迅速的孕儿、婴幼儿时期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记载。对婴幼儿心身发展《诸病源候论》首先提出“变蒸”学说，孙思邈支持这个学说。他们用“变蒸”来概括出生后576天以内的婴幼儿迅速发育的心、身现象，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周期规律。尽管这个学说不够完整，引起了后世各家的争论，但在对婴幼儿心身发展的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妇、儿分科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在这个时期内也有很大的成效，其中心理学思想也得以进一步的阐发。西晋皇甫谧编纂《针灸甲乙经》，其书卷一开宗明义地强调《精神五脏第一》。南朝齐、梁间全元起第一次注释《素问》，隋唐间杨上善重新分类编次，并加注释为《黄帝内经太素》。唐宝应年间的医学理论家王冰对《素问》注释尤有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广为流传。他对《内经》的心理学思想发挥很多，对情志致病颇有心得，对养生调神阐述得深刻豁达。他对《内经》的“神”尤有精采的发挥，如《阴阳应象大论》的“神”、“智”，《八正神明论》的“神明”，《五行大论》的“玄生神”，《宝

命全形论》的“治神”都有脍炙人口的注释。

这个时代对心身疾病的临床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综合著都分门别类记载了许多心身疾病，这在隋唐以前的医学书籍中不曾有过这样的规模。在研究心理卫生方面，孙思邈以“养性”来概括养生之道，强调调神养心的重要意义。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养性序”提出的养生五难，其中有四条谈到精神心理学的调摄。他在“道林养生”中还提出十二少、十二多，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心理卫生的各个方面。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齐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都与孙思邈养性的思想近似，这里应指晋代玄学盛行，他们都受到当时盛行的儒、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渗入养生之道。

唐宋大乱，五代十国更迭，宋太祖赴匡胤虽统一了中国，但因外患不断，南宋王朝不得不偏安江南、长江流域因得到发展。北方历经辽、金、元战乱而日益萧条。这个时期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疾病丛生。复杂的环境客观上促进了医学大家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涌现出了金元四家。出现医学各科的进步和学术争鸣，中医心理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史上中医心理学发展的高原时期。其标志有三。第一是七情学说成熟与定型。第二金元四大家都将《内经》的医学思想融合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为各自学术特点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心理治疗已达到相当水平，这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心理治疗发展史中也不曾多见。这个高原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子和（1156～1228年）。

南宋陈元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著名的“三因贯”，即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和不内外因，尤有见地的是内伤

七情。在《内经》中，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的提法比较明确。情志病因提法不一，陈无择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明确为七情，这是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对《金匮要略》创造性的发挥，他将七情从一般泛论突出出来，为七情学说定型和成熟的里程碑，这对后世的病因学有极大影响。这个时期医学心理学思想的发展与儒学由汉学系统转向宋学系统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宋、金、元时代中医学术思想很活跃，是百家争鸣，兴旺发达的一个时期，人们常以刘、李、张、朱四家为代表。从中医心理学发展的脉络来看，隋唐纵深发展为金元进一步提高打好了基础。金元诸家都宗《内经》，但都不满足于现成地引用条文，往往密切地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而运用之，有所发挥，有所创造，对《内经》有关心理学的理论也是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特点，为群星灿烂的高原时期，而不是一个人的“高峰”和一时的“高潮”。

刘河间，他在阐发《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观察了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火热证的辨证论治依据。在属火的病证中，他除了发挥《内经》原有的督癓、鼓粟，如丧神守，诸燥狂越，惊骇等病证外，还补充了冒昧、躁扰、骂詈，瞷癓等心身病证。再如属热的病证中他又补充了惊、惑、悲、笑、谵、妄等变态心理。这些都丰富了火热证辨证的定性，定位的内容，扩大了清解安神等法的临床运用范围。

李东垣，在脾胃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面均有所建树。他在研究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时，十分重视心理因素。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他认为阴气难成易亏，在青壮年时代就强调当戒色欲，以养阴精，老人内虚脾弱，阴亏

性急，……有不如意，怒火易炽（《格致余论·养老论》），从阴常不足出发分析老人人心身特点，所以提倡“收心养心”调养神明。应节欲以养阴精，淡泊以涵神气，而制有余之阳。在杂病的辨证论治上，朱丹溪提出了以气、血、痰、郁四字为纲，六气致病为用的见解，创造了著名的越鞠丸，以和解由七情内起而诸气失调的种种病证，此方至今仍为治疗心身疾病常用方剂。张子和作为中医心理学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一系列见解，是杰出的心理治疗大师，从心理治疗医案而论，不论是数量，或是水平，现存的中医文献看来没有发现超过他的。如果与世界古代医学家比较，毫无疑问，他也应该是世界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张子和善用汗、吐、下三法，是“攻下派”的代表，之所以擅长是因为他注意到禁忌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禁忌之中必须首先考虑心理因素，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他对中医心理学问题上也有着系统的见解。如对七情学说对心理病机，对心身疾病，对心理现象在疾病预后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议论。

《儒门事亲》中的：“九气感疾更相为治”一节，是他心里学思想集中的体现。他首先对《素问·举痛论》中怒、喜、悲、恐、惊、思等七情病机和证状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他说：“余以是推而广之，怒气所至，为呕血，为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心，为消瘅，为肥气，为目暴目，耳暴闭，筋解，发于外为疽痛。”在病因病机的分析上，张子和多次强调由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心理状态及对疾病的影响也有差异。在辨证上他注意体察心理现象。他的医学心理学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心理治疗方面、其理论和实践在古代医学家中达到登峰的水平。